



桂林的“中国传统村落”系列 ⑨

东村：

传奇陡军守护千古灵渠

□ 本报记者胡晓诗 文 摄



公元前214年，灵渠凿成通航，秦朝大军随后迅速统一岭南。从此以后，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便通过这条人工运河连通在一起，推动了中原地区和岭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，促进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。灵渠蕴含着古人水利建筑的高超技艺和智慧，特别是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船闸雏形——陡门，基于陡门的管理和维护，又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水运管理专门机构和队伍——陡军，至今他们的后裔还生活在灵渠周边的多个村落中。其中，兴安镇东村就因保存完好，成为研究灵渠陡军文化的重要标本。

一支对灵渠有特殊贡献的队伍

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，其陡门的设立更是灵渠工程的精妙之处。陡门又称“斗门”，亦简称“陡”或“斗”，是建于灵渠航道上，用于壅高水位、辅助通航的建筑物，陡门的结构和功能类似于现代的水闸工程，是最古老的船闸雏形，因此陡门也是世界船闸之父。

灵渠因为有众多的陡门，故又叫陡河。唐代灵渠全线有陡门13座，宋代增至36座，范成大在《桂海虞衡志》中明确记述了陡门的数量并形象描述了其如何运行以实现通航：“渠绕兴安县，深不数尺，广丈余。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，土人但谓之斗。舟入一斗，则复斗斗，伺水积渐进，故能循虚而上，建堰而下，千斛之舟亦可往来。治水巧妙，无如灵渠者。”灵渠上的陡门主要是在枯水时发挥作

用，水少时关闭陡门，蓄积上游河水，等水深达到要求后，船只就可以航行。每座陡门都控制或改善相应的一段渠道水深、水流情况，船只就这样逐段通行。

灵渠具体始于何时修造陡门，一直众说纷纭，有一说是秦朝史禄奉命开凿灵渠时即已修建，另一说陡门最早是由唐朝李渤开创。秦朝修建灵渠的时候是否建有陡门，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，但在鱼孟威《桂州重修灵渠记》中，明确记载了李渤修建的陡门。

陡门伴随着灵渠陡门的产生而出现。唐宝历元年（825年），李渤就已经安置专人看守，史载“观察使李渤遂叠石造堤，如辟嘴，劈分二水，置石斗门一，使制之在人关闭”，也就是说在唐朝，守陡人就已经出现。他们被称为“陡军”“陡夫”，陡军头目称“渠目”或“渠长”，负责陡门的开启关闭以及日常的管理，这也是灵渠形成的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。

千百年来，守陡人一直默默无闻地履行着关闭陡门以便过往船只通航的职责，“启闭无时休”。兴安传统村落文化研究会会长杨迪忠介绍，关于守陡人的来源，最广为流传的当属明朝季、颜、宿三姓奉命守护陡门的故事。明洪武二十九年（1396年），明王朝为征讨桂西南丹一带农民反抗，派兵部尚书唐铎负责军事，敕命监察御史严震直负责重修灵渠保证军运。严震直疏通灵渠后，其部下季、颜、宿三姓指挥使接到朝廷命令，留下护卫灵渠陡门。从此，季、颜、宿三将军和他们的后代定居在灵渠沿岸季家屋场村、枫树山村、茄子塘村、溶江街附近一带村庄里，奉旨实行军屯，世袭守陡，直到民国。

明永乐四年（1406年）黄福的《奉使安南水程日记》，是目前所知关于陡军的最早记录：“驛之南北，设闸三十六所。驛以北闸十，水流而北；驛以南闸二十六，水流而南。每处设军二人守之，船过则放闸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军”，即留守灵渠陡门的陡军。据此推算，明代的灵渠陡军总人数在72人以上。

在古严关下，立于清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的《万古沾恩》石碑，记录了灵渠陡军为过往官船准备物料、升帆、过陡门、过堰坝等日常工作，这是目前发现记载陡军职责的唯一一块石碑。

杨迪忠告诉记者，在由三姓掌管灵渠陡门的时期内，出现雇佣等多种方式将陡门分配给他姓守护。因此，当今守陡人的后裔群体除季、颜、宿三姓外，另有唐、易、艾、周、汤五个姓氏家族。近年来，兴安文史专家在灵渠奇景之一“古树吞碑”的碑文上，新发现有文姓墓目，这为陡军文化研究提供了又一重要实证。

陡军后代书写别样历史

历经时代的发展演变，陡军由最初的几人发展到几十、几百人再到如今几千人的守陡人后裔。他们见证了灵渠历史，也参与和创造了灵渠文化。

作为三姓陡军代表的季氏家族，长期以来就是其中经济条件、生活水平等各方面都比较优越的家族。作为灵渠陡军的后裔，季氏后裔承袭先祖季从善的使命，在灵渠岸边世代繁衍生息，履行守陡护渠的职责，依靠守陡屯田，耕读习武，家富官达，逐渐成为兴安赫赫一时的名门望族。

杨迪忠介绍，据东村季氏家谱及其开基祖公季登弟墓志记载，大约在嘉庆年间（1796年—1821年），因为管理和守护村周边的灵渠几个陡门，季从善的第十一代裔孙季登弟从季家屋场村迁居东村。

东村因位于灵渠南渠东岸而得名。这里地理位置优越，水陆通达，背倚自南而北耸立的船山，只见灵渠从村前蜿蜒流过，有十六陡、十七陡等陡门遗址，东村桥横跨其上，其又名侍郎桥，据乾隆五年《兴安志》记载，此桥是北宋兴安第一个进士、刑部侍郎唐则所建。村前的湘桂铁路，不时有火车呼啸而过，东村一直见证着湘桂古道上的繁忙。

目前，村中有季、陈两姓，300多人，以季姓为主。村中原有杨姓人家，后移居他地，现在仍留有清道光23年（1843年）季氏与杨氏签订的地契。

走进东村，随处可见的老物件向世人讲述着这里深厚的人文历史记忆——古民居的红双喜窗，展现了季氏族人高雅的审美情趣和祈求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；两三百斤重的练功石，凝聚着村人勤学苦练的汗水；四面刻有关于五百里禁止毒鱼等内容的清代碑，记录了沿岸群众保护灵渠流域生态环境的共识。

季氏先祖依灵渠水运之利，经商有道，富甲一方，广结名门，勋后代读书入仕，造就了兴安季氏家族在清中末时期的鼎盛，族人中有文举人和武举人兄弟，一些贡生和庠生，为官者有千总、县令、四品官员等，还有例授州同、武略骑尉、文林郎、奉政大夫、诰封二品资政大夫、二品夫人等。在东村季氏子孙中，有较大影响的当属季华甫，他是清代的道员，官衔为正四品，被称为兴安的善人和伟人。

杨迪忠介绍，季华甫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，与彭榕和许鼎华两人有着密切关系。彭榕是兴安县最后一名举人，民国初年曾任广西法政学校校长，后脱离政界，回家乡做中医，自办经馆教学。彭榕在青年时代就对季华甫十分仰慕，在他看来，季华甫的乐善好施，是造福于人民和社会的，是在实践社会主义，这与向寺庙捐钱积阴德有着本质差别。

“华甫先生，邑之伟人也。”这是兴安名流许鼎华为季华甫撰写墓道碑文里的称赞。许鼎华少时曾经追随季华甫，对其“立心行事”比较熟悉，他在碑文里记载了季华甫的三件事情：一是在行旅必经之处的溶江镇大溶江设立义渡，花重金造渡船两条，并捐田若干亩保障渡夫的工食，使渡夫“无取过客分文”。二是灵川县北的鲢鱼卡是湘桂走廊上的重要节点，但休息亭年久失修，给过往行人休息造成了很多不便，于是季华甫捐资招工，独建“茶亭”，并于亭内设茶以解行人之渴。第三件事情就是捐款数百金倡导创办兴安小学堂，后带动了很多人踊跃捐款，从而促成了小学堂的建立。其他修路建桥等善举，则不一而足。

“季华甫作为陡军后裔，能新的历史条件下，扎根灵渠之畔，用行动书写别样的历史，是应当值得称道的。”杨迪忠表示。

到20世纪30年代，桂黄公路和湘桂铁路相继通车，灵渠水运的历史终结，陡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慢慢变成了历史陈迹，陡军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。但是，陡军远离故土、守卫南疆，保障灵渠正常通航，为安定、政治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，这种勇于担当、甘于奉献的精神，在当下依旧意义重大，而陡军后裔勤耕勤读的精神更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如今，灌溉成为灵渠的主要水利功能并进一步发展。灵渠水滋养着陡军后代们生活的大地，只见两岸人民精心耕作，陡门边群鸭戏水，泛起层层涟漪，时或从群山之间，传来一声声火车的长鸣，呈现一幅新时代的乡村画卷。

路书

地图软件搜索“东村”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兴安华江瑶族乡也有村子为此名，导航要选择离市区距离较近的地址。
(记者胡晓诗 整理)



杨二说说

劳动人民的智慧

灵渠最高峰的时候，有三十六道陡门，这个事情二哥知道。因为在撰写另外一个系列故事的时候，手头掌握的资料显示，在北宋时期的李师中主持下，灵渠得到了大面积的修缮，陡门增加到了三十六道。

一些年前，可能是十多年，但也不一定是二十多年，二哥曾在灵渠现场目睹过立陡门蓄水、然后开闸的示范过程，当时没有太多感触，毕竟只是一道陡门的示范——前期准备得太久，还要敲锣打鼓，都有些不耐烦了——加上灵渠本身也没有多宽，就有点像小鱼塘放水，不管是陡门，还是开闸后的水势，都算不上震撼。但现在想来，如果是水渠里面还停着船，首尾相连，一条接一条，并且船上载满了物资，不管是岸上的，还是船上的，所有人都蓄势待发，只得陡门一声“开陡门喽”的大吼，然后大木锤子砸当抢在陡门的关键部位上，那感觉必定完全不同。所以，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……好吧，换句可能更合适的总结词：不在现场，永远不要轻易地下结论。好像还是不是很到位？嗯，干脆就……永远不要低估劳动人民的智慧。

关于劳动人民的智慧这件事，里面有很多故事，一聊开了，那简直就收不住尾。

早些年，二哥曾经听母亲说起过她年轻时的一件往事。当时她患上了严重的疟疾。

那个时候，乡下偏远地方，这个病根本无药可医，即使有，也没钱买。怎么办？只能熬。每天一到固定时间，就打摆子，浑身抖个不停，发冷，盖几床被子甚至压上冬天的棉衣都没用，还是抖得跟触电了一样。真要是触电嘛，用桂林话说，抖两下也就克菜了，倒是干脆。但这打摆子不同，完全停不下来，等真停下来时，母亲说，那人就跟死过一回似的。这点二哥能想象得到，全身肌肉高频收缩震动，完全不是在健身房里练肌肉的强度可比，超量的乳酸分泌沉积，打摆子停下来后，以为可以松口气，但全身上下酸痛到死的无力感，一样的要命。

后来母亲的外婆，用了一个不知哪里听来的办法，彻底解决了母亲的问题。据母亲描述，“外婆从很隐秘的地方找了两块饼干，带着我上山”，山路很窄很陡，基本上都是平时上山捡茅草的人踏出来的。你说它是路，也可以算是路，确实地上的草被踩出了痕迹，但过两天没人走，上面的荆棘杂草又长得密密麻麻。后来走到一个转弯处，先是往左边的灌木丛里走了一段，随即“外婆叫住了我”。按照母亲的描述，外婆把那两块饼干放在地上，还专门拿根树枝往荆棘丛的深处捅了捅，然后示意母亲走另外一条路，路上也到处是刺的灌木丛。母亲说，她听到外婆在放饼干的时候，喃喃咕咕说了一番话，具体说什么记不清了，但那语气就像是跟一个调皮的晚辈商量什么事情。

“外婆带着我，东绕西绕了好久才回家，那两块饼干也不要了。”母亲说这话的时候，明显咽了咽口水，这说明她经常挂在嘴边的小时候悲惨的饥饿故事，多半不会做假。然后，如你所知，母亲的打摆子症状从第二天开始就彻底没了，整个人就好了。

这样的神奇故事，想来简直不可思议，但一是母亲没有骗二哥的理由，二是在跟二哥讲这个故事之前，并未经常性地向他人说起，排除了以光怪陆离故事吸引他人注意力的可能。所以，二哥相信母亲这个故事的真实性。不过，其中的原理是什么？母亲至今也搞不清楚。母亲说她学医后，曾经私下问过老师这个问题，老师也无法从科学的角度来回答，想了半天后，讪讪地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：也许你这病，本来就到了要好的时候了，凑巧了。

老师的说法避开了怪力乱神，也是没错的，说不定还真就是巧合。

但真的只是巧合吗？有没有可能是母亲在灌木丛里钻的时候，皮肤刚好碰到了某种能治疟疾的草药呢？又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外婆带着母亲在山上转的时候，那天的运动量和行走路线，刚好触发了母亲体内某项精密而不察的生理机能，这项机能，恰好又能治疟疾，于是母亲神奇地自愈了……

这个世界上，尚有很多我们无法解释的现象，实际上，包括西医在内的科学一直在进步当中，时不时也会否定自己早前一度十分确信的一些理论。所以，母亲这件事情，二哥更愿意把它归结为劳动人民的智慧。就像灵渠的陡门，在当年生产力那么落后的情况下，货船不用动力也能逆水上行，也是近乎神迹一样的事情。现在的我们当然能够解释灵渠的工作原理，认识到这是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，但在当年，很多人可能也是一头雾水的。

图1：被誉为世界船闸之父的陡门。

图2：东村是研究灵渠陡军文化的重要标本。

图3：立于东村的季、颜、宿三姓陡军始祖塑像。

